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齊魯書社出版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第九五冊

補編第九十五冊目次

考正晚年定論二卷

〔清〕孫承澤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舊鈔本

一

範圍數六卷

〔明〕趙迎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刻本

二七

石品二卷

〔明〕郁濬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萬曆刻本

二四〇

茶經三卷

〔明〕湯顯祖訂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刻本

三三七

仙愚館雜帖七卷

〔明〕黃元會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刻本

三六七

數馬堂答問二十卷（缺三卷）

〔清〕黃名甌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舊鈔本

四四一

李氏居室記五卷

〔明〕李濂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嘉靖十二年李氏家刻本

七二一

考正晚年定論二卷

〔清〕孫承澤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舊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考正晚年定

論二卷》提要

考正晚年定論序

陽明王氏有朱子晚年定論一書考正者改正其謬也或曰陽明一生抵牾朱子晚作定論悔而尊朱子也余曰否否此陽明深識朱子也朱子著述較周程諸子最多陽明獨於文集中摘三十條以為定論又不言晚年始於何年但取偶然謙抑之辭或隨問而答之語及早年與人之筆微涉頓悟不事問學直陸子靜合者俱坐晚年以為晚而自悔始為定論程氏敬政嘗為道一編猶取朱子陸氏之言合較以為晚同其捏合以誤陽明單摘朱子之言以朱子攻朱子其意諷而儆矣近年來無識之士翕然崇信學脈遂致大亂余久欲考正念年踰八旬不可復延迺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諸儒辯駁成書斷自宋孝宗淳熙甲午為始時朱子年四十有五是年之後始與陸氏兄弟相會逐年編輯其言論書禮及所著諸書大指一一具列年愈晚而事學愈方闢邪愈堅寧有一字合於陸氏一言涉於自悔者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多聞多見教人曰博文約禮至老剛述不休猶欲假年學易朱子一生教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在是問學在是如謂以朱子為支離為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好古敏求俱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為晚年自悔之定論也從古上聖不聞頓悟頓悟者異端禪

學也開宗於告子而陸子靜陰襲之王陽明如甚焉陽明不敢
為告子誠孟子乃極力為陸氏誠朱子其為陸氏誠朱子者乃
自為己地俾學者信其知行合一心體無善無惡之誤說以俾
習天下後世也嗟乎繼津王大同馬則嘗言之矣繼津嘉靖中
為紹興司理備知陽明立身居家無實學智術籠罩每曰此君
只是作用繼津一代偉人其言不妄陽明於羅公整菴書駁晚
年定論覆曰不得已委曲調停夫朱子之學集成四子上接孔
孟昭如日星屹如山嶽何用委曲何用調停陽明有何不得已
其哉無所不用其作用也學問而至於作用陸子靜任率尚不
屑為而宗子靜者肆然以為得計焉此余所謂謬而亟考正之
也

康熙十二年癸丑二月都門八十一老人孫承澤撰

考正晚年定論卷之一

北平孫承澤著

宋孝宗淳熙元年甲午朱子四十五歲

是年之後朱子始與陸子靜兄弟會

朱子答呂子約書云陸子靜之賢聞之益久然似聞有脫畧文
軍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
又何如耳

又答呂子約書云近聞呂子約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
但變其名號耳竊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
因獻所疑也然恐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先生常談徒竊襲
歎而已

此時朱子尚未會陸子靜而已知其全是禪學蓋學之邪正
毫釐千里有不難知者師心自用之士自墮冥知趨而因以
誤人此朱子定論之始也

二年乙未四十六歲

五月與呂子東萊共成近思錄

東萊自東陽來訪留寒泉精舍者旬日相與按周子程子張
子書闡大體而切日者彙纂十四篇號近思錄朱子常語
學者曰四子為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蓋言為學
當自此而入也其書有體有用精微切實時朱子中年詎謂

其書非定論耶

是月稽呂子約東萊會陸子青子靜於鷺湖所見不合而罷

東萊歸朱子送至信州之鷺湖寺東萊約陸子靜及其兄子青來會論學不合各賦一詩見志陸子青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學在於今子靜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工夫終久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朱子續和云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知透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按陸子靜乃東萊所取士約與朱子會於鷺湖蓋知子靜學術之偏而欲其折衷於朱子也乃執迷不悟殊負東萊之意後子青悔而子靜與其兄異遂不可入堯舜之道

與張敬夫書子青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實表裏不二實有過於人者惜其自信太過規模狹窄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此是鷺湖會後之論以子靜過人之質能致力問學自是

任道之器乃誤以即心即道糟粕六經甚至曰某不識一字亦還我堂堂作箇人流為異端之歸此朱子所深惜非樂與之異也

四年丁酉四十八歲

六月論語孟子集註成

朱子既編次論孟集義又作訓蒙口義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為集註年譜云此書雖成於是年其後刪改日益精密至學庸章句則成於淳熙己酉時朱子年六十矣行狀亦云先生著述雖多於語孟大學中庸尤所加意若大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坐沒馬陳氏曰晦菴先生平生講解此為

第一所謂事理無遺憾者矣

朱子語錄曰集註如秤上秤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如看得透存養熟甚生氣質

又曰集註某自三十歲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猶未了不是草草看者

清澗陳氏曰陽明作定論序謂朱子晚年大悟舊說庸悔極艾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集註諸書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為舊書本之誤思改而未及陽明所據信然耶曰此陽明捕風捉影誣前誑後之深也自誑誑人之罪可不勝贖即朱子早年答何叔京書語也舊本之語誤朱子初無

是語也朱子續文集答黃直卿有向來定本之誤之語陽明
編置首定論首篇之序文張本然此語非為著書發也按答
蒼黃直卿書云為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
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愈
促迫難得長進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頗多事本
可為適識笑却語人也詳此書蓋論家之筆說家之定本
文章其明之語亦多矣人謂定本之序論明理無礙以
為編集諸書之證也然文極其平且其集亦盡此書但此句
只云此是向來定本之誤無定本二字其非為著述也明

薛文清曰四書集註章句或謂皆朱子卒謹言之言議而析
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賢之心殆無
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漸進之法潛心體認
而力行之自有所得竊怪後人之於朱子之語之意尚不能
遍觀而盡識或輒逞己見妄有疵議或動拾成說寓以新名
衍新奇而奪著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文清之言似逆如
後有王陽明而預道之者

高忠憲曰五經四書註俱是漢儒專門傳受俱有一箇未歷
後宋諸大儒又費許多心思逐句逐字稱前估兩之下肯細
心咀嚼之自有滋味何必說出許多新奇更不知今之所謂
新奇正先儒所剩下不用者故文公先生嘗云四書註中字

字句句俱是某稱量過來若人不用得某許多工夫也却
看某底不出其註書時與敬夫伯恭兩先生往來書簡雖
有一字不安辯論數番後人未曾見到反議論前賢真無忌
憚也余以為無忌憚三字何能為陽明諱

伍氏素草曰陽明在西湖靈隱寺講學一日及中庸力誡晦
翁之說至於切齒拊膺有一老僧在坐問曰公為秀才時曾
依朱說作文否陽明曰此國家設以取士者安得不從曰當
時何不自用已說曰若自用已說則不得中式矣老僧笑曰
然則文公講解是公寶筏雖苦海雖已渡豈可使棄耶陽明
默然有慙色即就此僧以世法言陽明亦難以自質矣昔許
文正魯齋講學卓犖能化老僧散遣生徒遂俗陽明講學乃
為僧人所譏亦異乎文正矣文正學宗朱子門人每以疑義
質問輒曰只依朱說庶不心亂陽明於集註要加舊本又誤
認定本移早年之言註晚年之悔費盡機巧心之亂也甚矣
十月周易本義持傳成

年譜曰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為主其與經文舛戾則穿
鑿為說以通之朱子獨以經文為主而訂其序之是非復為
一編附實經後以還其舊又答東萊論易書云讀易之法竊
疑卦爻之詞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象象文言
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

見孔子所說之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述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詒後世何用假托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

易本義詳集傳與論孟集註同年著成陽明以茶註為中年未定之書而不敢議及易與詩豈能定者獨在二經而不定者獨在四書耶亦見陽明沉潛之學少而全無致知之實功也

七年庚子五十一歲

是年陸子壽卒朱子年譜謂子壽頗悔其非是以子壽卒朱子祭之以文有道合志同降心從善之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

朱子嘗答葉味道書云所以既祔之後主不當復於寢向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此說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來見問因以儀禮注中既祔復主之說告之而子靜固以為不然真欲於卒哭而祔之復撤其几筵子壽疑而復問因又告之以為如此則亦無復問其禮之如何只此卒哭之後復撤几筵復非孝子之心已失禮之大本矣子靜終不謂然而子壽遂服以書來謝至有負荆請罪之語金錢君之論雖無子靜之

薄而其所疑亦非也

道一編以祭文中語証朱陸晚同是以子壽掩飾子靜也然以朱子五十一為晚年去著集註時僅二年餘陽明何以為中年耶

是年南軒張子亦卒於江陵府治朱子為文祭之

略曰蓋有始所共向而終悟其偏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向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同嗜而晚得其味蓋紛紛往反者幾十有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

請朱子文集自三十二卷至三十二卷皆與南軒書其中商榷義理反覆辨論以歸於是二賢始可言同後之學者當於此求定論以收問學之益胡乃自恃才智變亂同異有如猜吏之舞文亦可謂不善學者矣

南軒嘗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則皆人欲而非天理矣朱子以為擴前聖之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八年辛丑五十二歲

二月陸子訪朱子於南康朱子帥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堂講升講席陸子為講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溪明義利之辨朱子請書於簡自為之跋稱其發明懇切中學

者者隱微溪錫之病云

朱子於子靜一節之長則淡取之全體之失則切規之與人為善見朱子之大非謂之晚同也

呂東萊與朱子帖云子靜留得幾日鶻湖氣象已全轉否朱子答書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即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模亦宜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為多是邪意見間議論故為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即是自家呵斥亦過分了須是著邪字開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彈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概揮斥其不為辨學者累布矣

按朱子又嘗答東萊謂子靜依舊選前掩後巧為辭說此帖亦在南康之會後蓋終不能掩其偏蔽也又觀答東萊書中亦言定本此定本果指集註否甚矣陽明之妄也

是年七月呂東萊訃_至為位哭之

朱子執友惟南軒與東萊砥礪最深論造詣南軒不及朱子之大論功力東萊不及朱子之純然皆博學審閱躬行力行以聖人為師所謂道同志合也傳稱東萊少時性下急一日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猛然驚省後不復下急朱子

贊其善於變化氣質其實學如此子靜為其門下士能如其讀書之益何至一生猖狂自恣如所云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此何氣質耶

十年癸卯五十四歲

是年餘子督建卒朱子表其墓曰立之幼穎悟長知自刻厲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即往從之得其指歸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為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業久而若有得焉子靜蓋汲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得道之考其為學始終之致於是乃有定論不疑其告朋友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猶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况急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

暨立之嘗從子靜講學見子靜喜言虛遠進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子靜面赤徐白曰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立之遂從學朱子立之可謂於子靜頂門一針矣

十一年甲辰五十五歲

朱子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騁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已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為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為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答呂祖儉書云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而講以聖賢親切處之訓以開明之若通古今考事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耳不當以彼為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不在於已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為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為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後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

又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辯此道無由得明

觀朱子開浙東史學永康霸學江西禪學去此三學吾儒之

正學堂矣

十二年己巳五十六歲

貽陸子書云泰篇崇壽得聞至論慰沃良深語圖意活潑流轉有以見所養之深所蓄之厚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轉處未免使人疑著恐是意猶帶來耳

向以子靜為禪學猶是與人私議至此公指其是意猶曾不

為之諱過此閱之益力安所見晚年之一耶

又與劉子澄書云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圖轉渾浩無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底意思昨看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意猶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地撐着旁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為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為此說引去真吾道之不幸也

建昌乃子靜門人傅子淵也江西建昌人子靜所亟稱許者朱子聞之如此所以深閤子靜也

八月李經刊誤成

刊誤謂今之章古文七章以前為經後為傳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乃數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文勢聯貫實皆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為六七又增子曰及詩書之文以裸乎其間今乃合為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又指傳文之失去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七字以順則逆已下凡九十字餘從古文朱子嘗欲擬取他書之言可發孝經之旨者別為外傳未及屬草門人黃幹繼其志輯六經回書之言孝者為共一書共二十四篇名為孝經本肯人稱精確陸子靜

門人楊簡亦著孝經解中如德性無生何從有私之語人嗤其為禪子靜之學誤人如此余嘗言不知其師視其門人如子之門有黃直卿陸氏之門有楊慈湖陽明之門有王龍則其師可知矣

十三年丙午五十七歲

答子書昨聞常有弓外之請而復未遂今定何如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為然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間見之外是非黑白只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侵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耶耳

按此書云別求玄妙數語斥子淵乃所以歲子靜也因子靜平日以朱子為支離故云無復向年支離之病非獨謙蓋之詞亦所以歲子靜也說者乃謂自悔支離為朱陸之同真癡人說夢也

答程正憲書云所論皆正當確實而衛道之意又甚嚴深慰深慰視汀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未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但能知其為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雖知其無父無君亦不知其復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後來

此狂妄兇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為前日之唯阿矣

書中所謂被說者指傅子淵也朱子自謂曾學禪宗未免私嗜甚矣見知言之難然非朱子亦不能道此語耳按朱子少時曾學禪嘗言見延平李先生問所學告之學禪先生但曰不是再四質問則曰且看聖賢言語遂取聖賢書讀之讀來讀去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破綻百出故朱子之學得延平而進後年歲日久功力日深集周程諸子之成而按孔孟之統故陳清淵謂朱子早與子靜同晚與子靜異陽明反以早為晚其見謬也

答劉公度書云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之道理端的是異端誤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

答趙幾道書云所論時學之弊甚善然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遜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為此也向來正以吾黨柔弱不欲於中自為矛盾亦厭繳紛競辯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略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故作許多詖淫淫邪道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為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

朱子至此攻陸氏之學至矣恐至後學墮邪見坑中尤為苦心乃後學如陽明甘墮其中竊孟子良知二字以佐陸氏之心學襲其派者如海門石簣不足言如南皋念臺兩先生亦染其雲霧近見有號宿儒者以良知之學授生徒至謂宋儒知道止濂溪明道而不及伊川元晦又謂接孟子之統者屬子靜陽明並不及濂溪明道矣曲護陽無善無惡心之體句以為惟無善故至善如無極而太極念以為既無善何以為至善然則無惡亦為至惡乎且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當作何解陽明之謬已經涇渭陽景逸少墟三大儒力駁而猶承訛襲舛不可解也

是年易學啓蒙成

六經遭秦燬煇准易以下筆得全志於漢魏流為讖緯之學王弼屏棄象數釋以清談諸儒因之至伊川程子始發明孔氏之微言而卦爻之本則未及焉原節邵子傳伏羲先天圖蓋得其本而未及於其筮也朱子既推羲文之意作周易本義又證學耆天羽歟者乃作啓蒙四篇以為言易不本象數既支離熾漫而無所裨善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臺合附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著策考變占為次凡法謀及變文又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而易經始還其舊

或言夫子於易主義理不言卜筮夫子繫辭曰卜筮者尚其占極數知來之謂占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言卜筮者不一而足何謂不言耶朱子於易既著本義又著啓蒙此晚年為學之極功也

十四年丁未五十八歲

五月荅子靜書云祝駕已久諸况益佳學徒回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區區所憂一種輕為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為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為說乖戾狠悖大為吾道之害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

陳清潤云按子靜年譜自去年冬得告奉祠還家學者輳集故此書有祝駕已久學徒回來之云也此朱子晚年攻陸切要之言道一編乃別為早年冰炭誤矣

是年小學成

邵武李氏曰先生年五十八編次小學書成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內篇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取古今嘉言以廣之善行以實之雖已進乎大學者亦得以兼補之於後修身大法此略備焉

朱子時年已晚而教人之法詳細切實如此許氏魯齋曰吾

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正以其書不獨有益於幼學而成人亦所必資也使子靜而能如魯齋之見何至洗滌恣肆而無歸乎

十五年戊申五十九歲

是年正月子靜作王荊公祠堂記有曰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黜諸公為伊周公之志也不斬人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

答劉公度書云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己人人知己在我皆明瑩無瑕所益多矣此等語言殊不似聖思無乃近日亦為異論漸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耶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是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流矣

答呂子約書云學者於道徒習聞於其外之文而不考其中之實者往往類此王介甫所以惑主聽而誤蒼生亦只是此等語耳豈可以此復為極至之論而躋之聖賢之列屬以斯道之傳哉以此等議論為極至復是自家見得聖賢道理未曾分明被他嚇倒也

朱子語類謂王安石學問高妙出入於老佛之間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只是本原不正義理不明終於遺禍朱子

答劉季章書謂臨川前後二公渠細雖有不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此一種見識可以為戒而不可以為學也嘉靖中霍渭崖著象山學辨謂王安石以自信亂天下陸子靜以自信誤後世若二人者其名教之罪人與

子靜年譜載荆公祠記作於淳熙戊申時朱子年將六十斥其學門見識如此此非晚年之定論耶而乃移之為初年何也

是年始出太極通書西銘解義以授學者

初子靜之兄子美嘗有書與朱子言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掖終為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朱子答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虛寂而不能以為萬化根不言本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子美不以為然子美名九韶蓋其學與子靜同也至是朱子乃以太極並通書而銘解義授從學之士而學脈大明

是年陸子改貴溪應天山為象山建精舍講學與學者云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又云元晦以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却通疏又嘗謂人曰叩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

又曰伊川學問未免占決卜度之失又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觀子靜所評人物如此則其學可知夫子取曾點亦僅取其一節所謂狂也即黃山谷贊周子光風霽月尚嫌其略帶清高氣象而子靜羨慕之並及李白輩宜乎以伊川元晦為蔽錮覺伊川若傷我也

朱子言子靜看伊川低此恐子靜看其說未透耳譬如一塊精金却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不識金耳

後之老儒不以知道許伊川元晦蓋遵子靜之言也昔湛甘泉嘗輯道錄一編而自為之序云遵道者何遵明道也明道兄弟之學孔孟之正脈也整菴羅子敬之曰夫既曰兄弟矣而所遵者獨明道何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此明道之言也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此伊川之言也中庸測於天命之謂性旁註云命脈之命難語又加一語曰命門之云語又曰於穆不已是天之命根凡此為遵明道耶遵伊川耶余不能無憾也定性書有云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雍語乃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然則明道之言其又何足遵耶名為遵道而實則相戾按甘泉之學即陽明之學也彼原不知明道又安能知伊川也總之宗陸者

隨聲附合究其實則茫然也

敬齋胡子曰象山天資與伊川不合者伊川收斂謹密其言平實精確象山必有凌虛駕空之意故聞伊川之言似有傷其心其晚年身在此處能知民間事又預知以期則異學無疑

答歐陽希遜書云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老佛也

子靜與曾宅之書謂持敬乃後來杜撰夫敬之一字為歷聖相傳心法孔門求仁必自持敬始乃謂之為後來杜撰宜其放蕩自恣妄布曾點也王陽明亦譏朱子主敬為綴旒為畫蛇添足吾不知彼所謂良知從何而致也

是年四月陸子與朱子書略云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款於驚湖然猶齒芥淺陋未能成章無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啓助以卒餘教按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為此言殆未可忽也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加於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所無有也

按按山陸子美別號也嘗詆太極圖說之非朱子先已辨之

矣至是子靜復為之申其說彼此辨論各數千言始撮其略按無極之辨二家年譜俱載此歲而子靜書首敘康廬之集加款於舊湖其歲時前後亦明乃求朱陸晚同者置此於兩家未會之前以朱子年譜為悞何其顛倒錯亂之甚也

十一月答子靜書有曰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一所以見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

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形嚮之可言者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且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既昧於道器之分矣又以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沉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如老子復歸于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

子靜第二書有曰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竅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朱子以次年遂極言以曉之

考正晚年定論卷之二

北平孫承澤著

十六年己酉六十歲

正月答子靜書有云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愛諸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又曰老兄昆仲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實無他老兄却是先立一說務要安過有若子貢以上要無數近世周程諸公故於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得十分無病此意却先不好了況其言之粗率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踈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為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為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踈杜撰也子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但未有禪學可以換耳周程之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約而合者反覆來書竊恐老兄於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未可遽以顏曾自處而輕之也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犯若虛犯

而不較會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強辨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甚至而其末乃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教之言蓋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見亦不敢不謂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為何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於必同也

讀朱子與陸氏書理之明辭之確可謂千古正論陽明不於朱子歲陸氏者求正論而但於合陸氏者求定論是吾道自大而故挾之吾道是正而故岐之昔朱子以子靜江西之學不辨明為人心之大害則今日陽明之學不辨明則人心之害未已也

子靜與陶贊仲書云荆公祠堂記與荅元晦二書併往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辨論之文也吾文條析甚明看晦翁書但見糊塗沒理會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公理常理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又與邵叔誼書云得元晦書其故殊未解某復書又如明暢併錄往幸精觀之

觀子靜二書心粗氣浮其時年已五十有一惟其無持敬之

功故遂乏涵養之益所謂尊德性者安在也故如程朱之主敬乃成始成終之要也

與邵叔誼書云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為閑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所與左右書渠亦錄來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即傳播四出惟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却且要自家識見分明持正守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為戒耳

荅程正思書云荅子靜子書無人寫得閑渠已渠騰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亦甚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略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為無益不必深辨之云似未聖賢任道之心也

觀朱子二書何其雍和忠厚再四潛玩長人意識不知陽明會此見書否耶與子靜相左益遠而謂晚而悔悟何也

二月序大學章句三月序中庸章句

年譜云二書定著已久猶時加竄改至是以穩愜於心而始序之陳清潤曰二書雖序於是年然後此尚復脩改不輟大學直至生沒改定誠意章乃絕筆傳習錄因論格物之說與其禪見不合乃詆為朱子早歲所著而未及改矯誣莫甚矣是時著中庸輯略與學庸或問與章句並傳其論益或問著於淳熙四年丁酉與論孟集註同成以集註屢改而論孟或

問未及改故不與學庸或問同成以集註行朱子於為學誨人慎重如此

陳氏曰朱子撰集註既成復論次其取舍之所以然別為一書而篇首述二書綱領與讀者之要法其與集註實相表裏學者所當並觀也余按朱子學庸或問載於四書大全家傳戶誦而論孟或問學者鮮見其中未經改定原有參差余家有藏本畧加考定而大意了然有資後學誠如陳氏所言也大學格物之說明道程子解曰格物者格至也物者凡遇事皆物也欲以窮至物理也朱子稱其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王陽明乃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而必盡乎天理也此其訓與正心誠意清復室礙乖經意矣又傳習錄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則事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如此言則是先致知而後格物益顛倒舛戾之甚矣

傳習錄門人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文公於此反有未審何也陽明曰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早年合下復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脩自然不暇及此文公早歲復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門人曰晚年之悔如所謂向來定本之悞又謂雖讀得書

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干涉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己自脩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復轉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此其毀朱子者至矣而反贊之曰不可及力量大翻覆問條如此尚可謂讀書講學之儒乎

陽明答人書云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復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自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經取工夫大畧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始有不同耳觀此書是陽明以佛氏亂吾儒之學羅整菴先生渠云自不諱憚奈何其徒代為辯之

朱子言陸子靜說顏子克己不是克去己利私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要言語道斷心思路絕耳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切不可不戒

胡達材問顏子如何尚要克己朱子曰這是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復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果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他說到那險處時又却不說破却又將那靈靈說起來如某所說克己便是說外障如他說是說裏障他所以嫌某時忌緣是某捉著他緊要別人不曉禪復被他謾某却曉得禪所以被某看破了